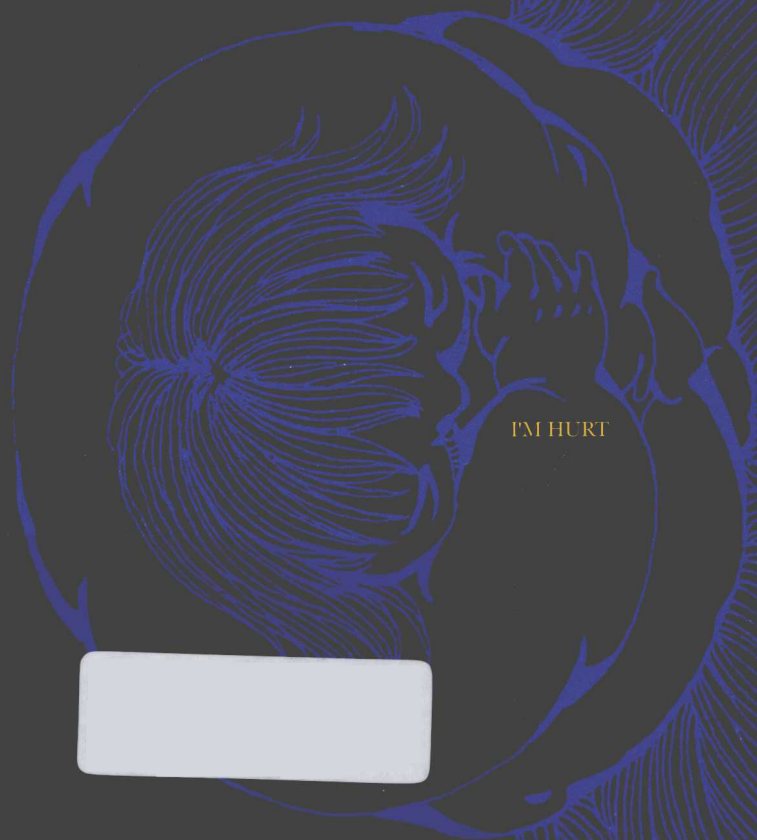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希我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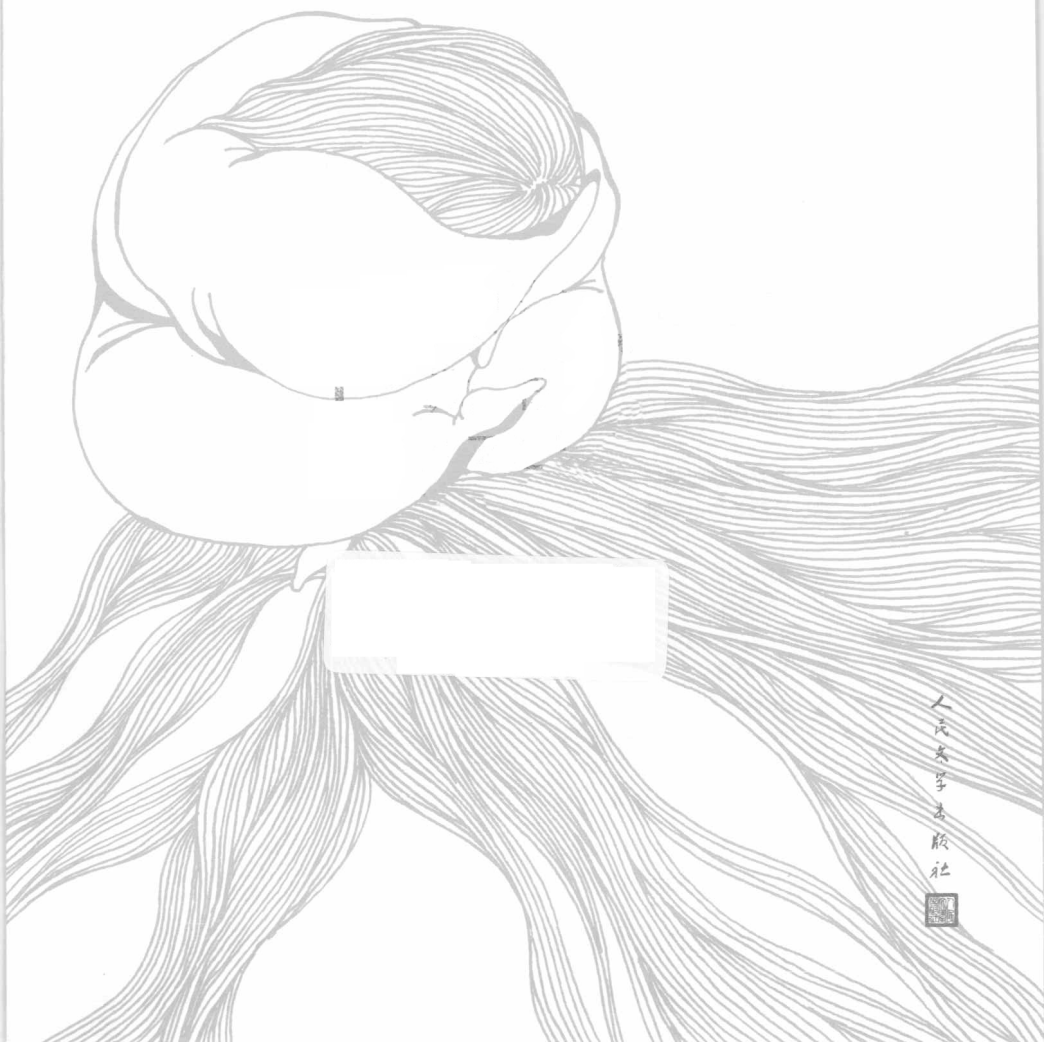
我疼

除非我们受到刺痛，否则我们
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
颗灵魂



我疼

陈希我—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疼/陈希我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(陈希我疼痛小说系)

ISBN 978-7-02-010118-4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4774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校对 刘佳佳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3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375 插页3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18-4

定 价 36.00元

序

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。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。

我也不喜欢他。现在，读他的小说，深呼吸，放松，同时紧张，就像即将登上拳击台，面对一个凶悍无情的对手——这厮是个疯子，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读陈希我的理由——如果我偏就喜欢拳击，我在亢奋、窒息、狂怒和恐惧中深刻地感受着我是在“在”的，我的活着成为一个千钧一发的问题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眼前摇和滚，好像一支发疯的重金属乐队占领了世界……

那么，就读陈希我。

陈希我会让人想起鲁迅，那种阴郁深黑的气质，当然，可能并非偶然，他和鲁迅一样，都有日本生活的背景。我读陈的小说，常想起鲁的“女吊”，他们都执念于“鬼”，而且是“厉鬼”。

那些“鬼”，他们隐身于我们的意识之外，在我们的生活尺度之外，他们永远不会在白天出现，但是，在深夜里，他们猝不及防地显形，他们紧握夜的真理，全面地颠覆心安理得的白昼。

鲁的“女吊”是复仇者，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样的复仇实为审判。陈希我的小说里也隐藏着一个“审判官”——他的小说如同一次次审判，那些“鬼”，被从皮袍下、西装下榨取出来，拧干了汁液，荒谬残破地摊

在被告席上。

我不习惯也不喜欢遭受审问，挣扎于坦白和抗拒之间。我想大家都不喜欢。但我倾向于认为，陈希我式的“审判官”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：向着我们的经验、生活、灵魂发问的强硬态度，不闪缩、不苟且，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。于是，在他的小说中，陈希我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观——那是崩塌和破灭，是沾沾自喜的生活忽然遭到最严厉的盘查：它真实吗？它幸福吗？它有意义吗？它能够经得住盘查而清白如初安稳如初吗？

却原来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如此虚弱，简直是不堪一击，更何况那样干燥、简明、锤子般的句子的持续猛击。“审判官”对人们的虚弱完全是心中有数，他习惯于一上来就霸道地把问题摊开，不铺垫不过渡不绕弯子，让富足的人们猝不及防地面对内在的贫瘠和荒凉。

但是，我对陈希我的兴趣主要还不在于他揭示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怎样揭示：如果有一个“审判官”的话，他从哪儿来？他的依据何在？他如何审判又如何裁决？

这个“审判官”不是外在的，他没有身体没有姓名，他在受审者的心中，这是一种声音，纠缠、逼迫、引诱你的声音。陈希我的很多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：“我”在说，“我”的声音中包含着审判和辩驳，这并非通常理解的“我思”或“我”的矛盾，“我”是一个场所，追逐、躲避、搏斗的场所，各种声音辩论的场所，“我”作为一个战场、一个法庭几乎是没个性的，它时时刻刻都在向着“我们”扩散和膨胀。

——陈希我不相信“我”，也不相信有可以划分、可以辨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，他重新阐扬陀斯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传统，他认为在生活的最为细枝末节之处，“审判”即可开始，而且能够直接达到宏大的、本质性的规模。

但是，那个“审判官”的声音依然令人困惑。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理

性批判”，他也并不依靠在“审判”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宗教价值，这位“审判官”并非来自理念或信仰的“天堂”，他的声音本身也是复杂的，既威严又邪恶，既清醒又魅惑，他把人从幻觉中惊起，但他从不寻求或应许拯救。

这更像是“魔”的审判，捉鬼的“判官”本身就是个“鬼”，是个“恶鬼”。他并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，不来自宗教和理性，他正好就植根于人们的自性，是肉身和灵魂之荒谬的结果，就好比，人们充满欲望，人们渴望消费和被消费，但是，欲望注定会疲惫枯竭，消费会厌倦，会因厌倦而愤怒。欲望自身就会进行审判，人们在欲望中犯下罪，而欲望自身就包含着罚。

在此，陈希我回应了中国小说一个根本的疑难：精神叙事何以成立？当力图照亮我们的内心生活时，我们手里的“灯”在哪里？或者，当我们企图建构起一种内在的、自省的、有逻辑的精神空间时，什么是可用的资源和方法？

很多小说家诉诸《圣经》，但问题是，熟读《圣经》的只是小说家自己，他的人物大概根本不知《圣经》为何物。也就是说，小说家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解释，其实是在人物的理解限度之外，人物读不懂写他的小说——当然，这种情况很常见，但这里的特殊性在于，不仅是人物，而且人物所在的世界都在根本上与小说家的思想和谋划无关。

所以，陈希我的探索独具意义，他的审判是向人物、向人们提出了真正内在于他们自身的问题，不诉诸上帝或其他什么神明，上帝本不在心中，人只能孤独地自抉心中之鬼，这个过程酷烈艰难，常常难以为继，但至少为精神叙事确立了诚恳的起点。

而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限度可能也正在这里，他太有方向感、太专注，因此他单调；他太严厉、太彻底，因此他并不公正，所谓“公正”，是指对人性和人类生活之丰饶宽阔有趣多变的感受力和理解力。他比许多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和追问了我们的经验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，他

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。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，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。

我在几年前想象过陈希我的可能结局：他归于沉默，他发现他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他的小说。当然，现在，我又在为他的这本新书作序……

李敬泽

2014年3月

【目
录】

引		· 001
我篇 ·	我 疼	· 004
她篇 ·	母 亲	· 024
我和她篇 ·	又见小芳	· 066
他和他们篇 ·	绑 住 我	· 110
她们篇 ·	罪 恶	· 156
他和她篇 ·	飞 机	· 174
她和他们篇 ·	风 吕	· 208
他们篇 ·	欢乐英雄	· 258
他和她们篇 ·	上 邪	· 504
跋		· 555

我们都怕疼，这是生命的本能。感谢我们身体里有阿片样物质，因为它，我们才不会每时每刻感觉到血液在血管壁摩擦，神经像闪电一样闪射，我们于是得以活下去。

但同时，这个阿片样物质也是对我们生命的遮蔽。

一味逃避疼痛是有问题的。一味逃避疼痛，很容易浑浑噩噩顺从肉体的本能。人和动物不同，就在于人不仅有肉体生命，还有精神生命。精神生命通过疼痛来确认，痛感是一种感知生命的能力。乌纳穆诺说：“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、苦难，或者悲痛，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、胃、肺等器官。生理上的苦难或创痛，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。而精神上的苦难或创痛也同样真切。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，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。”“鞭打教派”用鞭笞来接近上帝；普罗米修斯被缚，美诞生了。可是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，消费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，把一切可以引发痛感的因素消解掉了；即便张扬刺激，但也只是缺乏灵魂的刺激。只有对痛感的自觉，才使得我们的意识回到它的本身，才产生痛苦的灵魂。

实际上，我们一直缺乏这样的灵魂。德国人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论述我们：“在这个文明里，所有的痛苦、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、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。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、拒绝或辩护——没有控诉，只有哀叹。”但这本书里的人不是这样，他们有痛苦，虽然他们并不完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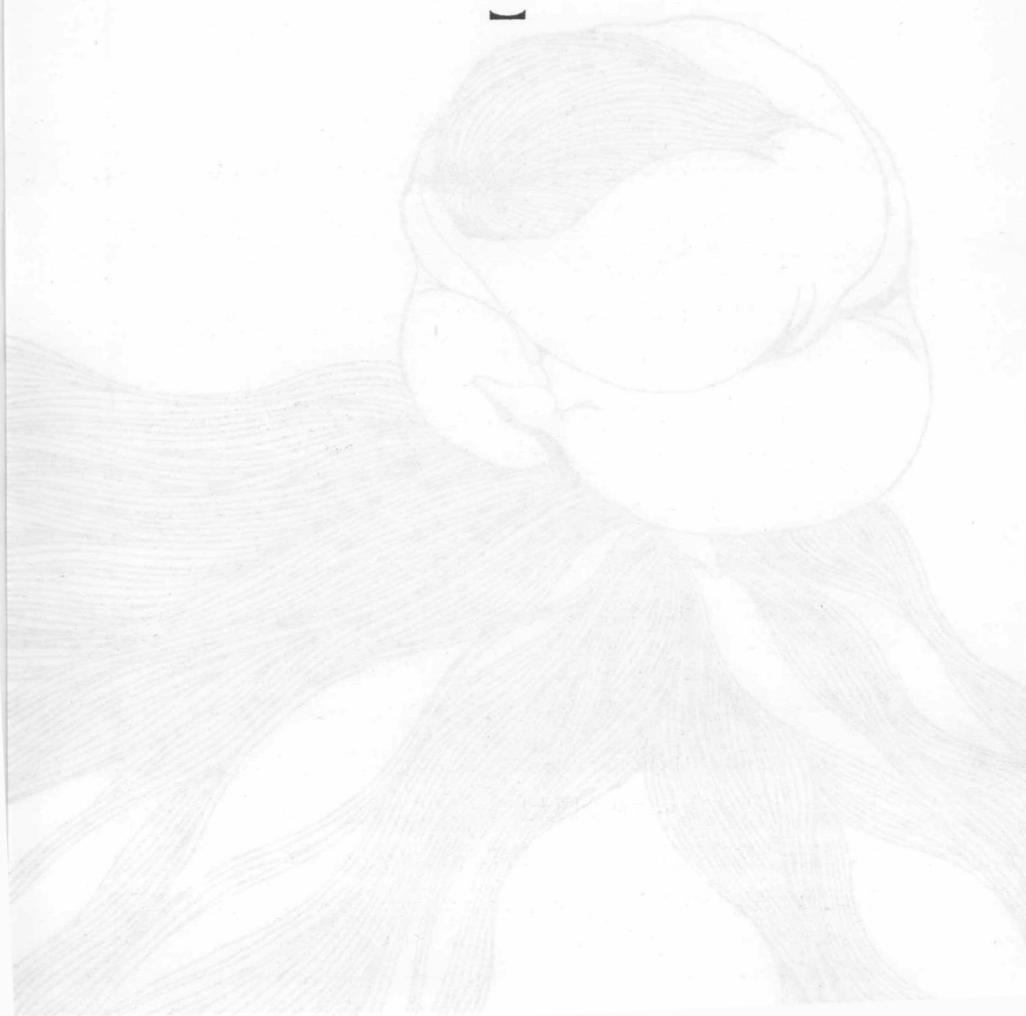
甚至罪恶，但他们是有痛感的人，有痛感，就是觉悟的开始。我仍想引用乌纳穆诺的话：“受苦是生命的实体，也是人格的根源，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。”

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个真正的人。



我篇

【我疼】



1

你觉得疼吗？比如头疼，那种摧毁整个人生意义的感觉。一早醒来，忽然就头疼了，可你昨晚睡前却毫无预感。也没着凉，也没做梦，你睡得好端端的，像落进了阴险的圈套。于是你一整天的计划全毁了，浑浑噩噩，熬着，只等着睡觉时间再度到来。

可是，比起牙疼，头疼又算得了什么？就好比跟一个饥饿的人谈灵魂归宿。

那种疼直接逮着你，逼你解决。我从小就牙疼，那是我妈的基因。现在才知道除车祸其他疾病都是基因惹的祸。可那时似乎连我妈自己也不心知肚明，她只相信预防，教育。她是一个小学教师，总是相信教育。我从三岁起就被教育要刷牙。她似乎对牙齿有特殊的敏感。不要以后牙齿也像妈妈了！妈妈说，用的是既哀叹现实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语气。他们那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的语气，弄得灵魂支离破碎。可是她女儿牙刷都拿不稳，左突右蹿。她还喊：从上到下……呈四十五度倾斜！先左边，后右边……慢慢刷，一下，一下，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，有恒心，有毅力！后来九十年代初全国大抓学生军训，我恰上中学，站在军训场上，我每每想起我的刷牙训练。因为刷牙，我还挨了不少打。现在我对那些打居然毫无记忆了，也许当时就没多少痛感。我只记住：不能牙疼！

不能牙疼！为了这，我什么都能承受。我还从小被禁止吃糖。什么甜的东西都被禁止了，包括甜橄榄。“六一”到了，小朋友们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糖，抱在手里，连外包装塑料都那么好看，可我一回到家，妈妈就伸过手来，我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。毫无商量余地。妈妈总是向你伸过来那毫无商量余地的手。妈妈的手指可真直真长哪！我从来没有吃过儿童糖，我的童年没有甜味。妈妈说，人可以不要甜味，但绝不能不要牙齿，牙齿坏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成长的警示钟不是“狼来了”，而是牙坏了。可是，牙还是坏了。

我不到五岁就患上了龋齿。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正在吃晚饭，我将一片猪肚塞进嘴里，忽然左边大牙一个疼。我脊梁上猛地沁出冷汗。其实那并不非常疼，但我被预感吓坏了。我张着嘴，直到我蓦然瞧见妈妈更为惊恐的目光。我赶忙闭上嘴巴若无其事地又吃起饭来。可是妈妈的眼睛像老鹰一般锐利。张嘴！她叫，那声音都变了调。我没有张嘴，仍然顽固地上下颌一张一合，做着机械的牙床操。张嘴！她又叫了一声，把筷子猛地举了起来。可是还没等我张开嘴，她就绝望地摔起筷子来，好像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要好好刷牙，好好刷牙！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！……可上帝知道，我并没有不听她的话。我从来都是很听话的，我自己也怕牙齿坏。后来我被接踵而来的牙疼折磨得生不如死时，我才明白，这其实是母亲她的推脱。这样的痛苦，是谁也承担不了的。我也承担不了。

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情景。那医生的脸几乎全躲在大口罩后面了，只有两只滴溜溜的眼睛。我不知道他将要怎么做。我只能从那眼睛不安地揣度他的居心。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。金属器皿在铿铿碰响。

我瞧见一个形如钻头的东西旋转了起来，然后又停了，好像是要先让我瞧瞧它的厉害似的，然后，再伸到我的嘴里。

我大张着嘴。与其说是怕被那钻头触着，毋宁说是为了讨好母亲。

我从一开始就大张着嘴巴，好像要以此来向母亲谢罪。那钻头在我嘴里又旋转了起来，可是很奇怪，并不疼，只是发着夏天蝉鸣的声音，像搔痒，倒给我几分安逸。

终于有点疼了，却也并不那么疼，可以忍受。再疼了些时我就用指甲抠自己的手肉……我忍着，像水中炖煮的青蛙，抽着腿，能忍则忍，直到彻底把我疼晕。

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。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。五岁起，我的牙齿一颗颗轮番手术，又是车，又是填，又是拔，什么榔头铁锹都用上了，可是我却唯一只有这个感觉。后来语文课上鲁迅先生的文章，读到“麻木”一词，我总想到了它。

只能杀神经了。十岁，医生对着我的恒牙说。

这样就不会疼了，父亲说，疼，是神经的作用。

父亲也是一名医生。他所以对我说那些原理，也许是想用科学知识释放我的恐惧。可是却更增加了我的不安。我从此明白了人的身体上原来像电网一样密布着那个叫做“神经”的东西。还有数不清的血管，里面有血在穿走。想想吧，我的血管内壁总是被血磨蹭着；一不小心碰到了哪里，哪里的神经就会被电击一样迸出火花来，那该是怎样可怕的景象！我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这些怪念头，说起话来也古里怪气的。上体育课，跑步，跑得满脸通红，我就说，这是血在往头上冲；有人患了感冒，我就说现在他身上白细胞正在跟细菌激战。弄得大家浑身不舒服起来，都讨厌起了我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，连老师也不喜欢我。

你总是讲怪话！老师说。

可是我疼！我辩。

就你娇气！老师说，你瞧人家……初一时班主任总是指着我们班的班长这样对我说。班长也是一个女孩，非常不娇气，非常懂事。有一次她放学回家掉到路边一个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去了，砸得头上隆起一个大包，手骨头也折了。有关部门都在推诿责任，她却在班会上大讲起自己

如何战胜疼痛来了，还把头一昂一昂的。她额头上的包也随之一闪一闪的，看了都难受。完了，还要把手举过头顶行队礼，被绷带牵住了，她却还坚持。她怎么就不疼？我都替她觉得疼。

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，我无法回避。头疼、牙疼、肩疼、肌肉疼、跌打损伤疼，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。我还想到了死，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？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。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？超过了这极限，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，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。我曾经苦苦寻思怎样死，怎样死法才不疼，跳河？上吊？割脉？我想到了吃安眠药，那样睡死过去一定就不会疼了。我还一度真的积攒起安眠药片来了。我钻进我父亲所工作的医院的药房，装做玩，跟那些药房叔叔阿姨打得热火。我故意指东扯西，打探安眠药装在哪个褐色瓶里，然后趁他们不备偷走几粒。我不敢多偷，怕被他们发现了。

我从小就深谋远虑。我不能不深谋远虑。我也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抄出来了，我把它们藏在我塑料铅笔盒夹层内，每天随书包带走。那一阵，每天我背着书包连同安眠药上学走出家门，都会生出一丝跟家永别的感觉。我禁不住把我熟悉的一切包括每双拖鞋都扫视一遍，那感觉既怅惘又轻松，还有那么一点悲壮。

可是有一次，我从电视上瞧见一个中年妇女服安眠药自杀了，她的脸居然淤得发黑。她服了安眠药怎么还会难受呀？我脱口就问出来。

你以为服了安眠药就不会难受了？父亲道。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那……人该怎么死才不难受呢？

哎呀这孩子怎么乱七八糟的！母亲马上打断过来，什么死不死的，小小年纪……

十三岁，我来了月经，痛经也随之而来了。有一次，我甚至疼得滚

到课桌下面去。当时正在上生理课，生理老师慌忙把我送到了楼下的校医务室。校医说，没什么，痛经而已。可是我还是疼得在检查床上打滚。同学们全从教室里跑出来了，我听到了楼梯噔噔响，整座楼好像都要震塌下来。我感觉到了他们在医务室窗外看。我知道自己很丢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我甚至还听到几个男生起哄声。我听见生理老师在外面冲他们喊：干什么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嘛！哄，他们跑了。

那以后我简直无颜面对同学们了。男生们总是用特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好像我就是生理实验室那个人体标本，他们已经破译了我的秘密。而女生们也怪起我来了，因为我连累她们也成了标本，暴露了她们的秘密。她们竭力避免人家把她们跟我联系在一起，排队，男女分队，她们就挤在一起，躲我远远的。好像她们并不跟我同性别，有同样的生理构造，她们并没有月经，好像满电视的卫生巾广告都不是为她们做的。她们把卫生巾紧紧实实垫在内裤里（那小心翼翼藏着卫生巾的内裤多么假惺惺呀）。她们照样说呀，笑呀，体育课叫跑一千五百米就跑一千五百米，丝毫不说一个“不”字。可是不行。虽然我也很想行，可是我坚持不了。我第二次出了丑，我跌倒在跑道上。学校赶紧通知我的家长。我被送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医院。

我被直接送到医生面前。因为我父亲在这医院，我拥有这个特权。我不需要排队挂号。我瞧见一个老人蹲在挂号窗口旁拼命呕吐，他的手还死死占着窗口铁栏的位置，那么的孤单无援。他家里人呢？可是他即使有家人是不是能拥有特权？可是我拥有特权又能怎么样？仍然要经受漫长的常规程序，量体温，血压……这是不是一个病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过程呢？即使你再有特权，即使你是中央首长。

医生叫我躺了下来，脱下裤子。医生是女的，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想向我下这羞耻命令的是男是女。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被撕裂的疼痛。我全部的神经都痉挛了起来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这个器官。它就是疼。